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  
第三十九回 榮春救駕進仙丹 錦章全家刑正法

話說花子能被李夫人問了此言，遂應道：「我因京中出來要回家去，只因中途耽擱，被一個黑面將軍將我拿到此山，被眾人羞辱了一常。」李夫人道：「噯！花少爺，爾的威名赫赫，氣概昂昂，除了君父之外就是爾了，為何被他們拿來？」花子能應道：「我是孤軍一人，那黑面的力大無窮，被他拿了就走，猶如鼠被貓拖一般。」李夫人道：「爾有曹天雄在家教習拳棒，為何如此無用？」花子能道：「曹天雄乃酒肉之徒，是無路用的。」李夫人道：「如今此人何在？」花子能道：「被施必顯打死了。」李夫人道：「為何施必顯敢打死他？」花虹聽了此言，難將前情說出，只是低了頭說道：「我之罪孽應該孽報，不必細說，千差萬差總是我差。夫人，爾是寬洪大量，莫記我前愆，望乞開恩放我回去，我燒香保爾活一千歲。」李夫人道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，爾既知我是好人，就不該將我孩兒用火要燒死了。想那日不過為著施碧霞些小之事，大家耐得起來何苦將人陷得這般光景？幸虧我兒命不該絕，幸得紅花相救才得回家，雖是過世鄉紳沒有勢頭，算來還是朝廷宦家後裔門樓，並非怕爾花家之勢，亦只為一土之人留個情面，閉門不管閒事。爾還不肯歇，叫曹通強來出頭。好一個曹通，敗人名節，爾花少爺不做烏龜。如今我們在此眾人那一個不是被爾陷害的？恨不得將爾骨頭磨粉，將爾肉來煎油。」花虹想道：「不好了，看此光景又是活不成了。」那盧夫人叫聲：「花子能，爾這狗男女，自尊自大把我孤孀寡婦看得猶如魚蝦一般，幾次無事要來尋非，我是忍氣吞聲，因無丈夫之人故此忍受爾的惡氣。李府遭爾廢壞，我盧府因爾離故鄉，險些母女不能相見，都是爾這個烏龜作的罪孽。少不得抽爾的筋，剝爾的皮。」那湯勝姑道：「盧夫人，爾也罵得口酸了。我與爾本無怨仇，只在目前也要教訓爾幾句。」遂道：「爾是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。」遂罵聲道：「花虹，爾為何做人如狼似虎，無人不恨？爾這惡花虹，靠了父勢混亂害人，只恐今日要將爾活活剝了皮。」

花子能被眾人罵了許多，因是自己不是，隨他們去罵。今被湯勝姑一罵，心中不願，想道：「爾這賤人，田螺同著水雞炒？」遂大聲喝道：「爾這賊婆，我與爾有何仇怨，也來罵我花少爺？」湯勝姑趕上前兩個巴掌，將花子能打得滿面暈紅道：「爾這賊烏龜，我湯姑娘罵不得爾麼？我就打爾亦有何妨？」

吩咐嘍囉：「將他拖出去與眾大王發落。」李夫人道：「可吩咐眾大王且慢要其性命，暫且收禁，我自處置。」嘍囉領命將花子能拖了出去。卻好遇著三元、來貴二人，爾一拳我一腳，打得花子能吱吱的叫。來到大廳，嘍囉將李夫人的話稟明一遍，眾人俱說：「尊李夫人之命。」吩咐先打五□板，然後收禁。

又吩咐嘍囉到無錫縣迎取寶爺家眷來。

且說欽差官一路趕回京城報與花太師知道，花錦章即來奏聞，聖上即差官，一面去拿寶景凡進京，一面差鎮殿大將軍秦泰去征剿蟠蛇山賊黨。秦泰奉旨來到山東，那文參將見新主帥到了，即同眾將出營迎接進營。秦泰問道：「爾們可曾與賊寇見陣否？」眾將答道：「自寶爺被擒之後，尚未見過一陣。」

秦泰道：「我今已到，就此出兵。」遂帶了眾將來到山下，吩咐眾將攻上山去，誰知山上滾木炮石飛打下來，不能上山，只是叫罵而已。

且說董孝貞聞報秦泰領兵前來攻打山寨，就要下山廝殺。

李榮春道：「不必去殺，只須如此如此，管教他片甲不回。」

眾人齊道：「果然好妙計。」遂各各依計而行。湯隆走進內廳對妹子說明，要如此如此，湯勝姑道：「這有何難？」遂取手箭來到山前，見一個將官在眾將之前耀武揚威，叫罵不絕。湯勝姑大喝一聲：「好賊看箭。」那秦泰正在叫罵，不期面上忽中一箭，叫聲「噯啾，正回轉身要走，忽頸上又中一箭，遂沒命的跑回營去，眾將亦隨在後面。奔走回營與秦泰拔出了箭，用刀槍藥貼了，吩咐備酒，一則接風，二則壓驚。秦泰因受了箭傷痛楚難當，多吃幾杯酒自去安睡，眾將吃得大醉，各去安寢。睡到三更，忽聽得半空中一聲炮響，四面八方喊殺連天。

秦泰在睡夢中驚覺起來，只見四面八方多是賊寇之兵，人不及甲，馬不及鞍，慌忙跳上馬望後營逃走，卻好遇著湯隆，一叉挑下馬來，眾嘍囉將繩索將他捆綁了先押上山去。這些眾將被眾好漢殺得七零八落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不存一個。眾人打得勝鼓回山，排酒慶功，將秦泰也禁在後營。

那逃得性命的走回京城稟報與花錦章知道，花錦章聞報吃了一驚，遂不奏聞聖上，差人去請花錦龍、花錦鳳並吏部尚書金泰淵、侍郎邱君陸、司馬沈德、五軍都督王朝棟、大理寺周上達、武英學士史光祖一同來到私第。花錦章說道：「我要請聖上到七畝莊賞桂花，就中取事，望乞諸位相幫，事成之日同享富貴。不知諸公意下如何？」這些官員乃是花錦章一黨，有何不允？遂齊聲答道：「我等自然扶助太師成事。」花錦章大喜。次日奏請聖上駕幸七畝莊賞桂花。皇上聞奏，遂傳旨道：「卿先回去，寡人遂即就來。」花錦章謝恩辭出，來到七畝莊預備停當。

不一會兒聖駕已到，花錦章帶同眾文武接駕。接進園內，皇上見這些景致果然非凡，開言說道：「寡人御園實不及卿此園□分之一。」遂上了臥春閣，將四面紗窗開了，還不曾坐得下去，只聽得一聲炮響，花錦章一手扭住皇上的胸膛，一手向身邊抽出利劍，嚇得皇上面如土色，叫道：「卿家何故如此？」

花錦章道：「今日不是賞花之日，乃是讓位之期。」皇上說道：「卿出此言差矣，寡人並不曾虧爾，爾為何突起此心？豈不被人笑罵？」花錦章答道：「爾好癡也，豈不聞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，非爾一人之天下，你也坐得位，我也坐得位，今日爾若不讓位與我，我就是一劍將爾揮作兩段。」花錦鳳、花錦龍等齊聲說道：「不必多言，快些讓位的好，我們已先打點拜迎新君登基了。」皇上聞言說道：「原來爾們一班多是賊黨。」

花錦章道：「爾既不肯，請吃我一劍。」將劍舉起就要砍下，忽然手背中了一箭，那劍已丟在一邊，叫聲「噯啾，忽然頭額又中一箭，大叫一聲望後便倒。皇上連忙頓脫身子就走，眾人吃了一驚，不知這箭從何而來，見皇上要走，急趕上前攔住道：「要走那裡去？」一把將皇上扯住不放。忽聽得園門外喊殺連天，又見半空中墜下一人而來，手拿雙銅，外面又殺進六人進來，將隨駕的御林軍殺得四分五落。為首一人走上前大叫一聲：「萬歲爺不必驚慌，臣李榮春在此救駕。」眾人見這些人殺了進來甚是兇惡，眾人料事不濟，遂各四散奔走。李榮春將皇上馱了就走，走出園門一直望午門而去。那拿雙銅的爾說是誰？卻原來就是陶天豹，他奉師命而來，將箭射倒花錦章，救了皇上大難。此時董孝貞等已將這些好賊個個拿住，那些隨駕的太監走得連影也沒半個了。

卻說陶天豹帶領眾人來到午門，眾朝臣聞知此事都來接駕，這些人多是興則為王，敗則為寇，此時見勢頭不好，大家都來護駕道：「萬歲爺受驚了，臣等不知前來救駕，罪該萬死。」

只見內宮走出許多宮娥采女以及穿宮太監將皇上接進宮去，這些文官武將圍住李榮春問道：「足下何人？」李榮春答道：「我乃李榮春便是。」眾人聞言又問道：「敢是李騫的令郎麼？」

李榮春應道：「正是。」眾人齊道：「果然好個忠良後裔，不知奸賊可曾拿下否？」李榮春道：「尚有弟兄同來救駕，諒必拿祝」正說之間，只見施必顯等五人同陶天豹一齊將眾奸賊拿到。禮部王春將眾人接進府中，即時吩咐將眾奸賊上了刑具押入天牢，又吩咐備酒款待眾人。向眾人一一問明名姓，遂又問道：「眾位好漢既在蟠蛇山，為何能知聖上有此大難前來救駕？」陶天豹答道：「因我師父有個錦囊與李榮春，叫他至七月初一日開看，是以得知聖上有難，即帶同眾人特來救駕。方才是我先放二枝箭射中花賊，才能救得聖駕。今有仙丹一粒，可進上與萬歲爺吃下，自然神安心定，方保無事。」說完將丹送交與王春。王春來到午門，卻好遇著穿宮太監，王春叫道：「老公公，萬歲爺可平安否？」穿宮太監答道：「萬歲爺受了大驚，此時心神不寧，太醫院下藥全

不見效。」王春道：「既如此，今有陶天豹進上一粒仙丹，說吃下即時就愈，煩公公帶進呈與聖上吃下，即時就愈。」穿宮太監將丹接進，王春也就回府陪伴眾人飲酒。

只見李榮春滿面憂愁，那施必顯見了問道：「李恩弟何故滿面愁容？」李榮春答道：「我想我們一來罪惡滔天，二來又是無官職之人，難以見駕，故此納悶。」施必顯聞言將桌一拍，大叫一聲道：「真正倒運，這樣快活酒應該開懷暢飲，怎麼這等愁悶，是什麼意思？」李榮春罵道：「莽夫啊莽夫，爾曉得什麼？」施必顯叫道：「爾到叫我是莽夫，爾有甚話快快講來。」李榮春乃道：「花錦章罪惡彌天，九族全除是不待言的。只是賽金小姐為人卻好，可憐中毒身亡，雖是父兄作惡，看他女兒面上可以周全他一線生路。」施必顯說道：「如此說來我到不是莽夫，爾到是一個呆子。花錦章犯了朝廷的法自然公事公辦，爾雖然感花賽金之德，如何能周全叛逆的後裔？前日我要踢死花虹，我妹子說且慢，故他造化了這狗男女多活得這幾日。」王春問道：「那花虹幾時被爾們拿住，如今何在？」童孝貞就將劫救寶景凡並拿住花虹的緣故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王春道：「這個變亂五倫的人萬副千刀尚不足以償其罪。」李榮春問道：「什麼變亂五倫？到要請教。」王春遂將鴛鴦樓上事情說了一遍。那花錦章要瞞外人，到底人口如風，如何瞞得過？眾人聽聞此言，不覺個個大笑起來道：「這是花家父子作惡多端，故有如此報應。」眾人正說得高興，忽聞報道：「聖旨下。」眾人連忙各整衣冠出來接旨，穿宮太監將聖旨開讀道：「聖旨下，跪聽宣讀。詔曰：寡人受驚，醫藥無功，多虧陶天豹仙丹調愈。其李榮春等各有大功，應受賜爵。今在王春那邊，即著王春款待，翌日五更著王春引見。」眾人謝恩已畢，送了天使回宮，眾人大喜。

到次日五更，王春帶領眾人在午門外候旨，自己先行進朝啟奏道：「臣昨日領旨，帶陶天豹、李芳等已在午門外候旨，請萬歲爺傳旨宣李芳等進朝見駕。」皇上聞奏，即時傳旨宣召。

李榮春等聞宣，來到金階俯伏，三呼萬歲，皇上說道：「寡人昨日若無卿等忠心前來救駕，險些被花賊所害，此皆卿等諸人大功。只是卿等前犯之罪朕實未知詳細，可一一奏來。」李榮春遂將自己並眾人所犯根源條奏，皇上聞言說道：「據卿所奏，花虹真乃惡首罪魁，他今既被卿等所擒，著即拿解進京，父子叔姪一同正法。但是卿等俱在山崗，因何能知寡人有難前來救駕？」李榮春將萬花老祖預賜錦囊之事奏明一遍，皇上聞奏傳旨道：「卿等皆被花賊所害，寡人不知，誤聽奸言，錯害卿等，今封李榮春為太平王。」李榮春又奏道：「臣罪如山，未有大功如何敢受侯爵？」皇上道：「卿是被奸賊算計陷害，不足為罪，今日有此大功，理當受爵，卿勿固辭。」李榮春只得謝恩，立在一旁換了太平王冠帶。皇上又傳旨：「封陶天豹為晏平侯之職。」陶天豹也謝恩，換了晏平侯冠帶立在一旁。皇上又傳旨：「封施必顯等皆為總兵官之職。」施必顯等各各謝恩。禮畢，施必顯俯伏啟奏道：「臣父施廷棟死在花錦章之手，伏望天恩開典。」皇上聞奏降旨道：「卿父無故受屈喪身，情實可憫，候朕追封便了。」施必顯謝恩。李榮春又跪下奏道：「臣奏：總兵寶景凡奉旨領兵來征臣等，臣將冤情訴明，以故寶景凡拜表上奏，無非請旨招安。誰知被花錦龍冒奏寶景凡私通賊黨，按兵不動，蒙恩扭解來京，被臣等劫上山去。可憐他一片忠心不能出頭，伏惟萬歲赦他冤情。」皇上聞奏道：「寶景凡有表來奏寡人實在不知，諒是亦被花賊弄弊，即著三法司將花錦章父子兄弟並羽黨勘明正法，九族全除。寶景凡、田大修俱遭陷害，著即起復原職，加升三級。」陶天豹也跪下奏道：「臣啟陛下，田大修那日審明花秦氏一案，將秦氏並曹通正法，修有本章奏明，未知此表曾呈御覽否？」皇上聞奏道：「朕亦未曾見及，田大修本表必定亦是被花賊弄法，亦須勘問明白。」

即降御旨一道：「著滿朝文武陪眾功臣御宴三日。」眾人一齊謝恩。皇上駕退回宮，兩班文武退朝，俱到禮部衙門陪宴。王春即時差官調土木匠興工起造王侯府第，一面差官齎詔去拿花虹同花錦文、秦泰等來京。三法司奉旨，登時勘問。花錦章等一概招認，三法司勘明覆旨，皇上聞奏傳旨，立命將眾賊一概處斬，花家眷屬著本處官員盡行拿下，俱皆處斬。三法司奉旨，即將眾人押到法場一概斬訖，隨即復旨，不知以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